

「孤獨者飛向孤獨者」：普羅泰納斯的神秘主義哲學和神秘經驗

黃文忠

中山醫學大學應用外國語言學系教授

摘要

普羅泰納斯 (Plotinus, 204-270) 為西元第三世紀羅馬時期的哲學家；在西方思想史上，其貢獻乃在於統合許多傳統哲學的學派，有系統並深入地闡述柏拉圖哲學，加以發揚光大。他的思想體系被稱為「新柏拉圖主義」。另一方面，他的思想系統係根據自己的神秘經驗而構成的；他的神秘經驗乃是綜合性或一貫性的異象，於其經驗中，他的靈魂在冥想中與上帝合為一。他用柏拉圖的術語，把自己在神秘經驗中體驗到的上帝或太一加以闡明發揚。從這觀點來看，他的哲學更適合稱為「神秘主義哲學」；其神秘主義哲學的特點，乃是把個人宗教救贖注入其哲學中。他代表著人類與生俱來的精神渴望及宗教傾向，尋求個人的自我超越。他的神秘主義與約翰福音和保羅書信中的神秘主義論點同為基督教神秘主義的基礎；他的思想深深地影響了中古時期及往後的基督教神秘主義和西方的哲學及文學。

本論文主旨在於探討普羅泰納斯的神秘主義思想和神秘經驗。首先，本論文嘗試解析他的哲學體系中的三種「實體」(hypostases)：(1) 上帝或太一 (The One)；(2) 知性 (the Nous)；(3) 靈魂 (the Soul)。這三種實體類似基督教的三位一體：聖父、聖子、聖靈。但是普氏的論述比三位一體要更繁複、更精緻。此外，本論文也將仔細閱讀幾段有關神秘經驗的敘述，解釋其語彙、暗喻及象徵之涵義，以便了解普氏的一項重要論點，即靈魂的墮落和回歸。藉此閱讀，本論文試圖追蹤個人靈魂的進化，從原始的源頭，即上帝，經過知性世界及世界靈魂，來到人間世界進入身體；再由人間，經過世界靈魂及知性，最後回歸到與上帝合而為一的原始狀態。最後，本論文也探討普羅泰納斯與基督教之間的相互關係。

普氏相信，其一生的責任就是要把自己心中領悟到的上帝傳達給讀者，讓讀者內心裡也能分享同樣的神聖力量。的確，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人與普羅泰納斯之間橫越了一條超過十七個世紀的大鴻溝；但是，人類的宗教經驗，無論古今中外的宗教家、神秘主義者或凡人，皆有其神秘性及共同性。每個人一生中覺皆有過不同層次的宗教經驗。只要我們用心閱讀普羅泰納斯的經典《九章集》(The Enneads)，我們隨時可以發現自己內心深處有一陣回響和感動；我們內心不僅感動，甚至覺醒。當我們閱讀他的經典作品時，若認為他的神秘經驗似曾相識，彷彿就是我們自己的經驗，覺得我們自己也曾經有過類似的經驗，這時我們不必感到訝異或驚奇。

關鍵詞：太一、知性、靈魂、回歸、冥合、神秘經驗

壹、神秘主義追尋者的畫像

西元第三世紀，羅馬帝國勢力逐漸衰退；野蠻人哥德族（the Goths）相繼侵入羅馬帝國，大肆掠奪蹂躪，遍地哀鴻。同時帝國內部元老院和禁衛軍不斷發生權力鬥爭，亂象叢生；戰亂、瘟疫、暴政、及重稅逼得民不聊生。昔日帝國的光輝不再燦爛，只剩夕陽餘暉，到了日薄西山的時刻。許多哲學家 and 知識份子發現，當時流行的主要哲學和宗教教派無法解釋羅馬世界的社會亂象：當時的人們覺得現實社會再也不能滿足他們生活上的需要，乃紛紛轉向精神世界以求得藉慰。當時的人們，無論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均對現實世界感到失望，認為只有精神世界才值得追尋。對於基督徒而言，精神世界就是神的國度；對於柏拉圖主義者而言，就是理念的世界和至善的觀念。

西元第一至第三世紀是一個哲學和神學融合的時代，也是西方神秘主義形成的時代。例如，猶太神學家懷洛（Philo of Alexandria, ca. 20B.C.-ca. 50A.D.）使用希臘哲學中的寓言詮釋方式來閱讀希伯來聖經的律法和故事；他用這種寓言方法勾勒出古代以色列的宗教經驗和律法需求，他認為以色列人藉由神秘意象了解摩西律法，以便參與神的生活。懷洛於亞歷山大港接受希臘哲學教育，他把柏拉圖哲學中的神秘主義特質融入猶太聖經的傳統，因而帶給猶太舊傳統一個新的象徵性改變及揉合。懷洛認為，不論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或是摩西和猶太先知，都發出同一理性的聲音。他把希臘哲學中的世界靈魂和理念概念，揉合猶太教中的天使和魔鬼的觀念，形成「邏格斯」的觀念。懷洛還認為，無形的精神或純粹的智慧是上帝賦予靈魂的，這使人具有上帝的形象。人體內的靈魂趨向於邪惡；人可以自由選擇贊成或反對上帝。人需要神的幫助才能擺脫深沉的罪惡。我們不難看出，這樣西方和東方觀點的揉合，已經包含著基督教的基本觀念。

奧雷堅（Origen of Alexandria, ca. 185-254）也採用一種寓言式的方法詮釋聖經。在他的方法中，聖經裏似乎任何一個簡單直率的故事，也被附加一層秘密的象徵蘊涵。譬如，舊約裏的終極故事和福音裏的寓言是拯救的宇宙故事；上帝如何看著他的創造從他的精神命運逐漸衰微，喪失於物質層面中，從精神智慧中墮落，致使「神聖的道」（the Divine Word）必須降臨地球，來呼喚精神高尚的人回到他們真正的自我。凡是根據基督誠律來生活的人，透過禱告和精神智能的淨化，再次提昇至精神上的成熟。奧雷堅重新講述雅歌的故事；在這故事裡，年輕的新娘不顧死活地在夜色籠罩的果園裏追尋她的情人。這故事被用寓言式的方法來詮釋，變成基督徒的靈魂在追尋「基督或邏格斯」的熱愛。奧雷堅的精神化閱讀有極大的影響力；他的聖經詮釋模式成為教會閱讀的標準。

普羅泰納斯（Plotinus, 204-270），如同當時許多哲學家一樣，重新闡述柏拉圖哲學。普氏不是基督徒，其著作也未提到基督教的信仰，更未提及或反映當時的社會文化和生活；儘管如此，他顯然熟悉基督教義。他只專心沉思、閱讀、與教學，沉醉於靈魂、美與善的永恆世界，從精神世界中尋找真理和幸福。他的貢獻在於能夠揉合其他哲學學派，截長補短，有系統地闡述柏拉圖哲學，加以發揚光大。他把柏拉圖哲學帶入一個新境界，其思想體系被稱為「新柏拉圖主義」；他的思想對後來的基督教神學及西方哲學和文學產生深遠的影響；聖奧古斯丁、偽戴奧耐修斯（Dionysius the Areopagite）、但丁、艾卡特、阿奎那、柏格森、艾略特、葉慈等。聖奧古斯丁曾說，柏拉圖在普羅泰納斯身

上復活起來；如果普羅泰納斯能晚一點出生，他只要把自己的著作修改幾個字，就變成一位基督徒了。從歷史角度來看，普氏的學說影響了中古時期基督教神學的建立。

普羅泰納斯於西元 204 年生在埃及的賴科坡里（Lycopolis）。年輕時在亞歷山大港遊學，熱愛哲學；直到二十八歲才遇見良師薩卡斯（Ammonius Saccas, 175-242）；普羅泰納斯聽了薩卡斯的一堂課後，說：「這才是我所要尋找的人。」薩卡斯可能是一位基督徒，具有使大眾信服的氣質；他精通波斯及印度哲學，擅長柏拉圖哲學。他採用了柏拉圖的觀念來教授吠陀經，因此被視為是新柏拉圖學說的創始人。亞歷山大港為亞歷山大大帝所建，早在希臘化時期就已取代雅典成為當時的貿易、文化及學術中心。在那裡，普氏廣泛地涉獵各種古典哲學，如畢達哥拉斯、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伊比鳩魯、和斯多亞哲學。從這些學派中，普氏選擇了柏拉圖當作真理的確實來源。

他於三十九歲時跟隨羅馬皇帝勾諦恩三世（Gordian III）的遠征軍出征，攻打波斯人；普氏隨羅馬軍隊出征的目的是要研究東方宗教，期待能在波斯遇上波斯或印度聖者。但是皇帝在美索不達米亞遇刺身亡，征戰因而中止。普氏只好放棄原來的計劃，前往羅馬定居，時年四十歲。當時的羅馬社會及政治極為不安定，宗教及道德陷於混亂局勢。如同柏拉圖在西元前第五世界於雅典創立一所學院，普氏也在羅馬建立了一所哲學學校，吸引了不少貴族及社會菁英來校學習，連皇帝加歷那斯（Gallienus）和皇后莎羅尼那（Salonina）也來聽講；他成為當時最有聲望及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

他根據自己的神秘經驗來教授哲學，並用柏拉圖的術語來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因此普羅泰納斯被稱為新柏拉圖主義的真正建立者。他演講時不拘束禮節，不太注重邏輯，只特別注意一個主題的中心思想。他待人和藹可親，卻苦修渡日。他一生寫下了五十四篇論文；臨終時，他對隨侍在側的一位門徒優司托齊（Eustochius）說：「我正在努力把我自己的神靈歸還給宇宙間的神靈。」⁴這句話意味，普羅泰納斯相信有一位神靈住在他裡面，他一生的言行皆在顯示這神靈的存在及對他的影響；這神靈來自於宇宙間一位更偉大的神靈，人死後，這神靈回到宇宙的神靈；同時，他也希望能把這神靈傳給門徒和後代。普氏死後，由門徒波菲利（Porphyry）整理他的文章，編成一本書，名叫《九章集》（*The Enneads*）。這名稱源自於一個希臘字，意即九篇一組；波菲利依照主題分類為六組，總共五十四篇。

普羅泰納斯哲學的獨特之處，在於把柏拉圖哲學中有關「真實」（reality）之理念與宗教的救贖信條連貫起來。他描寫現實世界，敘述這世界的來源和人類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人如何克服道德及精神上的困難。對普氏而言，哲學不只是把觀念放在一起以提出一套令人信服的假設，而是詮釋，即對於傳統經典作品提出評論，並且根據傳統的主題，教導人們過著一種美德的生活。對普氏而言，哲學更是神秘之道，一個人透過冥想，以期進入精神的最高境界，最終目的在於體驗統合性的終極真理。哲學家就是教授、是精神導師，目的在於提供信徒和讀者一種精神訓練。

⁴ *The Enneads*, translated by Stephen MacKenna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ciii). 原文為：I am striving to give back the Divine in myself to the Divine in the All. 中譯文係筆者自譯。本論文中凡是有關普羅泰納斯《九章集》（*The Enneads*）的中譯，皆為筆者自譯。

貳、普羅泰納斯的神秘主義哲學

簡單地說，普氏發展出一套信條，視上帝為萬物的來源，以及人的靈魂如何必須回歸上帝。在陳述其思想過程中，普氏拒絕了畢達哥拉斯、亞里斯多德、伊比鳩魯、和斯多亞哲學；他認為這些哲學對於靈魂的見解都太過依賴身體，太過強調身體的重要性，因而忽略了靈魂的獨立性。普羅泰納斯認為這些哲學並不瞭解靈魂的真正本質，故有所不足，無法令人信服。他慎重指出靈魂本身才是最要緊，最值得關心，因為靈魂賦予整個身體以生命。對普氏來講，一切哲學討論的重點，皆為正確地瞭解靈魂的性質和人性的精神層面。

柏拉圖對於「真實」的議題處理包羅萬象，包括生動有趣的神話、寓言故事、辯證論述、及戲劇性的對白。例如，至善之理念影響宇宙，猶如太陽放射出來的光線；靈魂在進入身體之前已經存在，來自於天上的神秘領域；靈魂降落於人間世界，被困在肉身裡面，猶如犯人被關在牢內；一個人活著的時候，靈魂掙扎著要逃離囚禁，回到它在天堂上的源頭。真正的真實無法在物質世界中被發現，惟有在精神世界中才能找得到。柏拉圖如此廣泛的處理方式，令普羅泰納斯激賞不已。普氏採用了這些基本概念；不過他特別強調，柏拉圖哲學的中心主題乃是靈魂向上攀登，回歸精神世界。普氏把柏拉圖的概念有系統的深入陳述，構成一套精緻深厚的哲學系統。在其論文中，普氏追蹤個人靈魂的進化，從原始的源頭，即上帝，最後回歸到與上帝合為一的原始狀態。對於靈魂的見解，普氏比柏拉圖更清楚更詳盡。在普羅泰納斯的論述中，希臘理性哲學的發展達到了巔峰，而進入另外一個嶄新的局面，主要原因是他注入了宗教性靈和救贖。他是「神秘主義哲學」的最佳詮釋者；他象徵人類與生俱來對於上帝或終極真實的渴望，亟欲回到天堂或精神世界。

誠如安德魯·羅斯 (Andrew Louth) 所言：「在他[普羅泰納斯]裡面，我們發現一種歷久不衰的因素，我們稱之為『神秘主義哲學』。他代表著人類與生俱來的渴望返回最純淨和最不能言喻的天堂。」⁵羅斯指出，探討普氏的神秘哲學有兩種方式：其一，他的哲學系統被視為一個龐大又嚴密的階層結構，一系列偉大的生存之環鏈，涵蓋整個宇宙，由上而下，從天堂、地球、人類、到物質世界；其二，個人的靈魂如何從天堂或上帝來到地球，再回歸上帝。同時，一個人藉由內省方式來了解真正的自我。⁶其實，這兩種方式皆為普氏整套神秘主義哲學之一體兩面；所有宇宙生存的層次均源自上帝，以及所有生存皆試圖回到「彼岸」，並且居留在「那邊」。

一、上帝或太一 (The One)

普羅泰納斯把「真實」分為三種實體 (hypostases)：上帝或太一 (the One)，理性或心 (the Nous)，及靈魂 (the Soul)。此三種實體類似基督教的三位一體，聖父、聖子、

⁵ *The Origins of the Christian Mystical Tradition: From Plato to Deny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p. 36). 原文為：In him we find the supreme exponent of an abiding element in what we might call 'mystical philosophy.' He represents man's inherent desire to return to heaven at its purest and most ineffable. 中譯文係筆者自譯。

⁶ *Ibid.*, p. 37.

聖靈，但比三位一體更要複雜得多。

在現象世界及一切萬物後面，有一個超越的第一真實，普羅泰納斯稱為「上帝」或「太一」。上帝是超越人類思想或語言所不能及的；他是絕對的、超越一切存在的神，但並不是虛無或不存在，而是一種既確定又是充滿動態的真實。普氏把上帝稱作「太一」(The One)，意味上帝本身係絕對的單純，絕對的單一體，超越了所有的二元因素或所有多樣化的地上世界。「太一」一詞暗示，上帝為一個整體，永遠不會改變，永遠不會分開。

「太一」有許多不同的名稱：「至善」(the Good)、「單一性」(the Unity)、「第一原則」(the First Principle)、「第一原因」(the First Cause)、「第一」(the First)、「單純」(the Simple)、「絕對」(the Absolute)、「超越」(the Transcendence)、「天父」(the Father)、「神」(the Supreme Being)等。有時稱之為「至善」(the Good)，即同等於柏拉圖的「至善」。

那末，單一性並不是知性原則，而是更高尚的東西；知性原則仍然為一種生存，但是第一原則不是生存，而是所有生存的先例；它不可能是一種生存，因為一種種生存具備了我們所謂的其真實的形狀，然而，單一性沒有形狀，甚至連知性的形狀都沒有。

單一性產生萬物，但非為萬物；既非事物又非數量，又非性質，又非智力，又非靈魂；既不運動又不休息，不在地方上又不在時間裡；它是自我表明者，形式獨特，或更恰當地說，無形狀；它在形式、運動、或休息之前就已存在；這一切均為生存的附屬物，使生存多樣化。⁷

普氏慣用否定的言詞來形容上帝，因為在上帝裏面沒有什麼觀念或事物是肯定的，是被證實的。上帝不是「知性原則」(Intellectual-Principle)，因為他既不會思考又未具有知性或理性；他超越了所有思考、知性和理性。上帝不是生存，因為他超越了一切生存。他沒有形狀，因為他超越了一切形狀；「非為萬物；既非事物又非數量，又非性質，又非智力，又非靈魂；既不運動又不休息，不在空間中又不在時間中。」上帝超越一切經驗，是絕對先驗；他先於一切知性、靈魂、萬物、形式、運動、靜止，因為這些都屬於生存的範疇。

提起上帝，普氏有時使用不具人格的「它」(It)，有時使用具有人格的「他」(He or Him)，因為它無需任何其他事物；它是萬物的來源，又超越了生存。普氏說上帝是「太

⁷ *The Enneads*, translated by Stephen MacKenna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539). 原文為：

The Unity, then, is not Intellectual-Principle but something higher still: Intellectual-Principle is still a being but that First is no being but precedent to all Being: it cannot be a being, for a being has what we may call the shape of its reality but The Unity is without shape, even shape Intellectual.

Generative of all, The Unity is none of all; neither thing nor quantity nor quality nor intellect nor soul; not in motion, not at rest, not in place, not in time: it is the self-defined, unique in form or, better, formless, existing before Form was, or Movement or Rest, all of which are attachments of Being and make Being the manifold it is. (VI, 9, 3)

一」，便要確定上帝的存在；但上帝超越了所有生存，他在萬物生存之前就已經存在，因此說「它」生存並不恰當。可是「它」仍然是最高的真實生存者。任何已知的語言皆無法應用於「它」，亦無法形容「它」；任何現世有關時間或空間的概念，皆無法適用於「它」。我們也無法用行動或計畫或選擇來把「它」加以歸類，更無法賦予「它」任何特性，卻只能說「它存在」。他本身不能從事於任何有自覺性的行動。我們這個世界涵蘊著各式各樣的複雜性；譬如，我們的思考有前有後，所以是變動的。我們所能夠說明的乃是，上帝乃是一種完美的自發性流露。「它」固然處於永久的靜止，卻徹頭徹尾地是動態的、無限制的生命，是無限制的力量。他是單純的唯一，絕對的單一體。

二、知性 (the Nous)

如果上帝是太一，他不能創造，因為創造係一項行動，隱含改變。世界上的萬物來自於上帝，但並非透過一次自由的創造行動，而是由於「需要」。為了解釋「需要」的意義，普羅泰納斯使用一個暗喻「衍流」(emanation)。萬物自上帝衍生或流出，就像太陽幅射著光芒，卻無損於自身；又像無限的泉源，流水源源不絕，永不間斷。上帝好比太陽，永遠不會枯竭，它永遠不做甚麼，它就是它，它存在；如同太陽一般，它是光線，必需放射光線；它無限地又必需地漫溢光線。同樣，上帝為萬物的起源；萬物顯示上帝。但萬物與上帝不相等，正如光線不能與太陽相等一樣。普氏的衍流理論形成一種宇宙的階層觀。最接近太陽的光線最為明亮；同樣，上帝的第一道放射光線也居最高層級。

從上帝衍流出來的第一個真實，普氏稱之為「知性」(the Nous)。這個字 Nous 原希臘文沒有合適的英文翻譯，其意思是「神聖之心智或上帝之心」(the Divine Mind)，亦為純粹的理性或心智，普氏有時稱之為「神聖知性」(the Divine Intellect)、「知性原則」(Intellectual Principle)、「知性之存在」(Intelligence)、「眾神靈」(the Gods)、「理念」(the Ideas)、「原型」(the Archetypes)、「精神」(Spirit)。知性並非由上帝創造的，而是源自於上帝，因此亦最接近上帝，卻和上帝一樣，具有永遠神性；但不像上帝，它並非絕對的，因為它具有一種特性，那就是理性的本質，是理性的最高理想；由於具有理性，所以能思考，但它不受時間或空間所控制。知性隱含多樣化；在知性之中，思考可以產生無數的個別觀念，如真、善、美、愛、正義、慈悲等。只要有理念，知性就力圖顯現自己，產生某種東西。普氏的知性或神聖之心相當於柏拉圖的「理念或形相世界」；對柏拉圖來講，理念世界處於物質世界之上，純屬於可以理解的精神領域。在普羅泰納斯的知性領域裡，求知者和被求知的事物合為一；不過，對普氏來講，這知性的範疇並非終極的真實，因為這世界仍含有二分之一因素，即使求知者和被求知成為和諧的一體，仍然含有諸多的理念或形相。

基督教神學家把普氏的知性視同約翰福音中的「基督或邏格斯」，即三位一體中的第二位；上帝化身為耶穌基督。如同基督或道一樣，普氏的知性是一項神聖的活動，一項世界的原則，亦為多樣化萬物的基礎。這知性從事於兩項活動。第一項活動為向上的傾向，它思考上帝，沉思回歸上帝。第二項活動為向外發展的潛力，趨向於底下的世界靈魂和更下層的物質世界。這兩種活動使知性變成了所有真實生存的全部。

三、靈魂 (The Soul)

上述的知性係由上帝衍流出來的或流溢出來的；靈魂則由知性衍生出來。普羅泰納斯的衍流理論即從絕對的單純產生多樣性，從單一性到複雜性，從上帝到知性，再到靈魂。這三種實體並不是實際的存在物體，而是三種神聖的氣質或意向，猶如柏拉圖的理念並不是實際的物體一樣。

靈魂分為世界靈魂 (the World Soul) 和人的靈魂或個人靈魂 (the Human Soul or the Individual Soul)。太陽放射出來的光線，從最強烈到逐漸減弱；從上帝衍流出來的生存階級也是如此，從完美逐漸衰退。此外，較高的發散為較低的發散的起源。由此觀之，從知性衍生出來的靈魂，稱作世界靈魂，普氏有時稱之為宇宙靈魂 (the Universal Soul)、或全靈魂 (the Soul of All)。如同知性從事二項活動一樣，世界靈魂也具有兩種傾向或活動，一個較高，另一個較低。較高活動往上移動，朝向知性；這層次的靈魂擔任形式、秩序、及知性方向的超越原則。較低活動的靈魂則往下移動，它每次藉著推理放射出一種生物或一事情；因此它擔任所有生命及生長的內在原則。世界靈魂為理性的可知世界 (它的上層) 與現象世界 (它的下層) 之間的媒介。世界靈魂是永遠的，純屬靈的，非物質的；它散佈各地，無所不在；它存在於動物、植物、及人類裏面，賦予萬物以外形，並支配萬物的行動。上帝、理性、和世界靈魂都是永恆的，均屬於知性及精神的領域。世界的靈魂底下則是物質的或自然的世界。

個人靈魂係由世界靈魂衍流出來的。像世界靈魂一樣，個人靈魂也有兩個傾向或活動，一個較高，另一個較低。較高活動朝上移動，嚮往世界靈魂和知性世界，與太一結合。較低活動往下移動，與身體連結在一起，因形成為個人。人的上層靈魂是精神的，有能力與知性合而為一，卻不會喪失自己的個別身分。下層靈魂是動物性的及感官的，與身體緊緊連結在一起。如同柏拉圖一樣，普羅泰納斯認為人的靈魂具有不朽性；一個人的身體死亡後，靈魂繼續存在，前往世界靈魂和知性世界。但是，普羅泰納斯強調，身體是在靈魂裏面，而不是靈魂在身體裏面；這一點與柏拉圖看法不同。靈魂給予物質以形式，因而創造身體。普氏相信，靈魂與身體的結合乃是墮落的產物。一個人的命運決定於他受那一層次的靈魂來支配。人死後，其靈魂繼續存在；經過一連串的輪迴，從一個身體轉到另外一個身體，同時越來越淨化、越精神化。最後，在世界靈魂中，個人靈魂和許多其他的靈魂連結在一起。

四、物質世界 (The World of Matter)

在普氏的生存階層中，最低層級為物質世界，也是距離上帝最遠的層次。這世界存在於時間和空間之中；一個人可以藉由感官來察覺到這世界。物質世界再次分為二級：較高層次容易感受到運動法則的影響；較低層次屬於完全物質的黑暗世界，無目的地移動，動作遲緩，朝向毀滅。黑暗，乃光明的反面，亦為精神的反面，所以也是上帝的反面。物質世界極為多樣化，充滿著邪惡、罪惡、痛苦、感情衝突、悲哀、和死亡。普氏認為，物質是上帝衍流出來最後、最遠的層次，但也屬於衍流活動必要的範圍；衍流運動的本質，意即從較高層面移向較低層面，這樣的移轉是必要的。上帝產生知性，知性產生世界靈魂，最後，個人靈魂產生物質；猶如太陽光線一樣，離開太陽越遠就越暗淡。

從一個人的角度來看，身體對靈魂活動的反應，保持著理性、敏感、嗜好、及活力。當物質性的身體往下看，便面對著黑暗；在這黑暗的世界裡，物質與理性完全分開。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物質世界儘管不完美，仍然是宇宙的一部份，係由世界的靈魂所產生的，並由世界的靈魂所掌管，以便達到宇宙的平衡。物質世界儘管不完美，卻能在它有限的時間和空間的層面，反映出上帝神聖單一性的榮耀。

普氏相信邪惡為「不存在或非存在」(non-being)，意思是它不是被創造的，從而缺乏善。物質是惡的基源，離開上帝最遠，為上帝的反面。邪惡是一種否定的力量，為精神或靈魂層面的否定。當靈魂向下趨至非存在，便產生了邪惡；邪惡不是一種本體論的實在，而是一種「非生存」。但是，邪惡的力量不會影響上帝或太一的完美，亦不能影響哲學家的福祉和命運。

參、神秘經驗的術語、象徵、和結構

根據其門徒波菲利為普羅泰納斯所寫的傳記，他一生總共體驗了四次神秘經驗；於其經驗中，每一樣事物皆融合為一體；他的靈魂在冥想中與上帝結合為一。普氏的神秘經驗乃是統一性或一貫性的靈視。從這觀點來看，普氏是一位典型的神秘主義者，把自己的經驗寫成理性的文章。誠如其他偉大的神秘主義者一樣，普羅泰納斯回憶他的神秘經驗的時候，使用一些神秘主義者慣常的術語、意象、暗喻、象徵、思考模式、和辯證方式及結構，而不用傳統的宗教教條和神學。這些慣用的術語、手法、和結構值得我們注意與探討。

一、「外在/外面」與「內在/內面」的對比或矛盾之意象：根據波菲利所寫的傳記，普羅泰納斯的神秘經驗如下：

好幾次它發生了：[靈魂]脫離了身體，進入了我自己；對於所有其他事物，[魂]變成了外在，並且以自我為中心；看見了一種令人驚嘆的美；接著，比以前更確實與最崇高的狀態達成一致；演出最高貴的生命，獲得與神的認同；既已達到了那活動，便安置在「它」裡面；保持在任何比上帝較低的知性之上；然而，從知性下降到推理的時刻來臨了，在逗留於神聖境內之後，我問自己，我現在究竟如何下降，以及靈魂到底如何進入身體內，甚至在身體內的靈魂如何顯示出它自己為高尚的事物。⁸

⁸ *The Enneads*, translated by Stephen MacKenna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539). 原文為：

Many times it has happened: lifted out of the body into myself; becoming external to all other things and self-centred; beholding a marvelous beauty; then, more-than ever, assured of community with the loftiest order; enacting the noblest life, acquiring identity with the divine; stationing within It by having attained that activity; poised above whatsoever within the Intellectual is less than the Supreme: yet, there comes the moment of descent from intellection to reasoning, and after that sojourn in the divine, I ask myself how it happens that I can now be descending, and how did the Soul ever enter into my body, the Soul which, even within the body, is the high thing it has shown itself to be. (IV, 8, 1)

上述段落生動地記錄了普羅泰納斯親自體驗到的神秘經驗；於此經驗中，靈魂離開身體，進入自己內心深處，感受到自己與上帝合為一的奇妙。這時他覺得自己超越了所有智力或知性，進入並且逗留在上帝裡面。此時他覺得，進入上帝裡面其實就是靈魂進入自己內心裡，亦即進入自己的本我；這確實是奇妙無比的經驗。

我們試圖來解析這段文章中較常出現的語彙，不難發現幾組有關空間的對立或矛盾之意象：「外面」和「內面」；「脫離」和「進入」等。這些意象充滿著價值判斷，反映出普氏的精神經驗。首先，靈魂「脫離了」身體，「進入了」我自己。這時候，從自己內面靈魂的角度來看，「所有其他事物」變得不重要；這些事物猶如過眼雲煙，鏡花水月。同時，靈魂也變得「以自我為中心」。這時候，靈魂見到了一幅美妙的景象，「看見了一種令人驚嘆的美也」，體驗到了一次令人驚嘆不已的「活動」。那就是，靈魂「獲得與神的認同」，與神「達成一致」。對普羅泰納斯來說，這是一次「更確實」、又是「最崇高的狀態」，更是一場「最高貴的生命」的演出。活動既然達成了，靈魂便駐守在自己「裡面」，同時又是在上帝裡面，即「保持在任何比上帝較低的知性之上」。根據普氏的哲學系統，我們知道上帝是在「知性之上」；這時，凡是在知性領域之中的任何觀念或思想，都處於上帝之下了。

這次的神秘經驗，就像任何其他類似經驗一樣，是很短暫的。經驗過後，靈魂必須下降，意思是它必須離開自己和上帝，重新回到身體裡面，也回復到正常的生活。這樣的神秘經驗乃完全是透過沉思和內省的方式來達到的，而不是藉由追求外在事物。一個靈魂若受到外在事物的誘惑，必定會迷失方向。依照普氏的說法，追求外在事物乃是下等的、不高尚的作法。靈魂唯有關注自己才是高尚的行為，才是可貴。最後，普羅泰納斯自問幾個問題：靈魂如何由知性下降到推理，或如何由神秘經驗回到原來平常的生活狀態，以及靈魂如何離開自己又同時進入身體內，甚至如何在身體內顯示出它自己的高尚。這些問題乃是神秘經驗中最神秘的經驗，無法回答或形容的奧妙。

二、回歸與同心圓的暗喻：普羅泰納斯神秘哲學的一個重要暗喻是「回歸」，意即轉向上帝，回到一個人的原始狀態，猶如奧德賽逃離女妖(Circe)和海中女神(Calypso)的引誘，決心返回祖國一樣(I, 6, 8)。對普羅泰納斯來講，祖國乃是一個可理解、知性的世界，亦即停留在上帝之中。上帝吸引萬物回到他自己；每一樣事物皆嚮往上帝或至善，嚮往回到至善，如同奧德賽回到祖國一樣。從帶有身體的靈魂到未帶有身體的世界的靈魂，再從知性進入上帝。回歸的過程乃是一種欲望的行動；欲望藉由冥想以表現自己。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脫離這個物質世界，掙脫把我們束縛在這些事物上的鎖鏈，回到太一那裡去。我們的靈魂來自於太一也自然地對太一有一種愛，渴望回到太一。

普氏用了一個同心圓的比喻來解釋他的理論：上帝是中心點，中心點隱含其周邊所有大小不同的圓圈。於此比喻中，知性為最接近上帝的圓圈；世界的靈魂則其次，是比知性更大的圓圈；再其次則為個人的靈魂。根據普氏的經驗，靈魂的行動和歷史如下：

每個靈魂知道它的歷史，也意識到其行動固然不受阻礙，卻不是一種向外的直線行動；其自然的進行方向可喻為一個圓圈在繞行，以它自己為中心，而不以外物

為中心，中心點就是它的起源點。靈魂的行動便是環繞著它的起源，它堅守這點，專注於朝向與上帝的冥合；所有的靈魂都作這樣冥合的移動。神聖的靈魂經常作如此的移動，它憑靠如此移動而成神聖；因為要成為一個神，它就必須與上帝合成為整體；凡遠離了這樣神聖移動者，仍舊是多樣化的人，或是獸。⁹

我們必須注意到：所有同圓的中心都在上帝或第一原則之內。換言之，一個靈魂並不是一個幾何圖形的圓圈，其原始本性是完整的個體；詭譎的是，它在整體之內，又圍繞著它自己。它的源頭便是它的整體；當它與身體隔開時，都變得更加完整。然而，我們目前的狀況是，我們的靈魂有一部分被身體壓制在底下，好像一個人的腳沉浸在水裡，其餘部分則露出水面。上面部分看來完整如初；在此完整的部分，我們透過自己的中心點，堅持依靠所有中心點的中心點。

普氏宣稱，所有人類的靈魂和其源頭是相連的；即使我們生存於物質世界，看來似乎遠離了上層的精神世界，其實我們的靈魂與其源頭是保持連繫的。萬物皆源自於上帝或至善，同時萬物皆渴望回到其源頭。然而，一個人惟有放棄不屬於上帝的事物，即放棄外在的物質世界，才能體驗到上帝，才能獲致上帝的靈視或視野。

人包含身體和靈魂，具有向上提升到最高知性及精神領域的潛能。所謂人類的救贖，乃是人類在解脫物質世界的束縛。人可以自我提升至最高的精神和知性的領域；人也可以受到物質世界的束縛，始終停留在下層領域。因為所有萬物皆源自上帝，經過知性和靈魂的世界，而下降至物質世界，也因為人類的想像力能夠參加原始的神性，所以人類的理性靈魂能夠想像地反映出超越的理念；並且藉由對於最高精神層次的透視，人類可以邁向其精神的解放。整個宇宙生存於連續不斷的衍流而出，從上帝到物質世界的多樣性；多樣性再被吸引回到上帝；整個衍流和回歸的過程，總是由上帝的過多的完美來推動的。哲學家的責任乃在於，藉由道德和知性上的自我訓練以及淨化，克服物質世界的束縛，然後轉向內心，逐漸攀登至終極真實。啓蒙的最後片刻超越了一般人的知識；這最後片刻無法描寫，因為它克服了追尋者與目標之間的主觀和客觀的二分法；它是沉思的欲望的達成，使哲學家和上帝連合為一。

三、攀登：靈魂與太一合為一的道路乃是攀登，這是一種由下往上的活動。上升乃是專注和沉思的強烈度的增加；下降乃為經驗的消散和漸弱。「上」與「下」，及「高」與「低」並不是在表達空間的關係，而是作者的內在經驗和價值觀。普氏談起自己神秘經驗的要旨如下：

⁹ Ibid., p. 544. 原文為：

Every soul that knows its history is aware, also, that its movement, unthwarted, is not that of an outgoing line; its natural course may be likened to that in which a circle turns not upon some external but on its own centre, the point to which it owes its rise. The soul's movement will be about its source, to this it will hold, poised intent towards that unity to which all souls should move and the divine souls always move, divine in virtue of that movement; for to be a god is to be integral with the Supreme; what stands away is man still multiple, or beast. (VI, 9, 8)

這便是我們奧秘的信條的要旨：「什麼都不能洩露給未啟蒙者」；上帝絕不可當作一則平凡的故事，神聖的東西不可揭露給外人，不可揭露給任何尚未獲得見識的外人。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並非二者，而是合為一；那不是一種繞行的願景，卻是一種能感受到的冥合。那位與上帝達成如此結合的人——但願他有記憶——會把上帝的形象銘記在心；他變成了單一性，在他裡面或外面均未引發多樣性；一旦完成了這項攀登，現在就沒有行動、沒有熱情、沒有預期的欲望；推理暫停了，我敢說，所有思考和甚至自我都暫停；在完全寂靜中感到恍惚，塞滿著上帝，他達到了孤獨；一切生存都沉靜下來，他既不向這邊又不向那邊，甚至不向自己內心裡；一切完全靜止了，他變成了靜止狀態。他不再屬於美的狀態，因已超越了美，甚至超越了德行的聖壇；他像是一個透視聖殿內室的人，把廟堂雕像拋出腦後——當他離開聖殿時，這些雕像再次成為注目焦點。在那裡，他談論的不是雕像，不是跡象，而是真理本身；鑒於真理本身，其餘的東西都屬次要……

靈魂的本性並不在於接觸到完全無物的狀態；下降至最底部形同進入邪惡，直到目前為止，靈魂進入無生存狀態中；但卻永遠不會進入無物的狀態。當靈魂再次向上攀登的時候，它不會碰上性質不同的東西，倒會碰見它自己本身；一旦孤立了，它只會進入自己；自我集中，它不再屬於生存的層次之內；它在上帝之內。¹⁰

首先，普羅泰納斯邀請啓蒙者參加他的經驗，卻拒絕未啓蒙者和外人，因為靈魂的攀登是一件極為神聖的事情，不可以揭露給外人。與上帝冥合的境界乃是觀看者被觀看者不再分為二者；這時候，追尋者本身變成了單一性，沒有裡面或外面之分，不再有多樣性的情況發生。這樣的境界無法推理或用語言作說明，只能感受到。這時候，不再有任何行動、熱情、欲望、和推理。這時，追尋者自身變成了一種靜止、孤獨的狀態；甚至超越了美和德行。

接著，普氏用一個譬喻來說明：「他像是一個透視聖殿內室的人，把廟堂雕像拋出

¹⁰ Ibid., pp. 547-8. 原文如下：

This is the purport of that rule of our Mysteries: 'Nothing divulged to the Uninitiate': the Supreme is not to be made a common story, the holy things may not be uncovered to the stranger, to any that has not himself attained to see. There were not two; beholder was one with beheld; it was not a vision compassed but a unity apprehended. The man formed by this mingling with the Supreme must—if he only remember—carry its image impressed upon him: he is become the Unity, nothing within him or without inducing any diversity; no movement now, no outlook desire, once this ascent is achieved; reasoning is in abeyance and all Intellection and even, to dare the word, the very self: caught away, filled with God, he has in perfect stillness attained isolation; all the being calmed, he turns neither to this side now nor to that, not even inwards to himself; utterly resting he has become very rest. He belongs no longer to the order of the beautiful; he has risen beyond beauty; he has overpassed even the choir of the virtues; he is like one who, having penetrated the inner sanctuary, leaves the temple images behind him—though these become once more first objects of regard when he leaves the holies; for There his converse was not with image, not with trace, but with the very Truth in the view of which all the rest is but of secondary concern. . . .

It is not in the soul's nature to touch utter nothingness; the lowest descent is into evil and, so far, into non-being: but to utter nothing, never. When the soul begins again to mount, it comes not to something alien but to its very self; thus detached, it is in nothing but itself; self-gathered it is no longer in the order of being; it is in the Supreme. (VI, 9, 11)

腦後——當他離開聖殿時，這些雕像再次成爲注目焦點。在那裡，他談論的不是雕像，不是跡象，而是真理本身。」的確，與上帝冥合爲一是一種境界，而不只是一種願景或觀賞；是一種完全的透視，因爲在那種最高、最純粹的境界，一個人不再沉思聖殿裏的雕像，而是接觸到「真理本身」。一般講求實際行動的教師或祭司，可能會教導學徒或求知者有關雕像的象徵意義，或甚至親身帶領他們進入聖殿場所；但是，這只是一種願景或沉思而已。普羅泰納斯所要特別強調的是：「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並非二者，而是合爲一；那不是一種繞行的願景，卻是一種能感受到的冥合。」那是一種接觸、一種感覺、一種自我釋放、一種單純、一種恬靜、一種交談。

因此，藉著一次交談，有特質的人成長得超過生存，認同生存的超越經驗。因此自我被提昇了，我們成爲上帝的形象；如果從已提昇了的自我更加提昇——從形象到原型——我們就贏得了所有旅程的術語。再次下跌，我們將使內在的美德覺醒，直到我們再次知道自己的全部狀態；我們再次減輕負擔，藉由美德移向知性原則，透過原則中的智慧，移向上帝。這就是神的生活和類似神的生活，亦爲居住人間的幸福，從不同性質的環境中解脫，這陌生的環境圍繞著我們現實人生，生活在這樣充滿物質的地球上實在得不到樂趣，孤獨者飛向孤獨者。¹¹

個人靈魂的回歸含有兩個目標：近程目標爲至知性世界，終極目標則是與太一冥合。回昇的原動力是「愛」。回昇的第一階段是「淨化」，使人擺脫身體、感官的掌管；然後，轉向知性世界，靈魂專注於沉思冥想，以便超越思想的層次，與知性相結合。在此結合中，靈魂乃具有自我意識。最後，在忘我入神中，與太一密契連合；這時，一切對立和多元性消失殆盡。在攀登過程中，一切有關上帝的思想存在，主體與客體總是對立的；但是在入神的結合中，如此對立不復存在，這便是普羅泰納斯所謂的「神的生活和類似神的生活」。他的神秘主義之道爲「孤獨者飛向孤獨者」(the passing of solitary to solitary；另外一個英文翻譯是 the flight of the alone to the Alone)。

靈魂渴望回到中心點就是渴望回到所有生存的根源，亦就是渴望冥合。對普羅泰納斯而言，這種的冥合就是宗教的救贖。回歸到上帝的道路是非常艱苦的。首先，一個人需要禁欲，即抑制個人的行動及淨化個人的欲望，讓個人的自我免受到物質世界的污染。甚且，一個人必須專心致志於上帝的沉思。最後階段乃是終極真實存在的實現，這是一種狂喜的經驗，是出神入迷的狀態，也是沉思的目的：

要達到回到太一的目的，靈魂必須經過「淨化」，要清除一切肉體慾望，從肉體中

¹¹ Ibid., pp. 548-9. 原文如下：

There is thus a converse in virtue of which the essential man outgrows Being, becomes identical with the Transcendent of Being. The self thus lifted, we are in the likeness of the Supreme: if from that heightened self we pass still higher—image to archetype—we have won the Term of all our journeying. Fallen back again, we waken the virtue within until we know ourselves all order once more; once we are lightened of the burden and move by virtue towards Intellectual-Principle and through the Wisdom in That to the Supreme.

This is the life of gods and of the godlike and blessed among men, liberation from the alien that besets us here, a life taking no pleasure in the things of earth, the passing of solitary to solitary. (VI, 9, 11)

超越出來；清淨內觀，苦思默想，達到斷思絕慮，忘形出神，在神秘的狀態中與太一融合爲一。這時，由於一切矛盾、區別和對立就會一齊消失；但是，這樣的境界不易達成，即使達成了，也只是短暫現象。

由於我們回歸到彼岸，我們的生命越形充實；這就是我們的幸運；保持冷漠就是孤獨和減少。這裡是靈魂的平安，在邪惡之外，在純淨無錯誤的地方避難；在這裡它有它的行動，它的真知識；在這裡它得了免疫。這裡就是生活，真實；沒有他的一切生活，今天的生活，只不過是一個影子，一個模仿。生活在上帝之中是知性的固有活動；憑藉那次沉默的對話，它帶來了眾神，帶來了美，帶來了正義，帶來了美一切善的品德；當靈魂已充滿了上帝時，它蘊藏著這些品德。這種狀況便是靈魂最初和最後的狀況，因為它來自於上帝，它的善就在那裡；一旦再次轉向上帝，它變成從前的它。連同地球上事物的生命，就在這裡下沉、失敗、翅膀的衰落。¹²

回歸就是回到「彼岸」，靈魂的完美的和平安的避難所；這裡是真實的生活，也是真知識，充滿著善，因爲是在上帝之中，「便是靈魂最初和最後的狀況」。與今天的生活相比，以前地球上的事物和生命只不過是「一個影子，一個模仿」；那兒是「下沉、失敗、翅膀的衰落」。

肆、普羅泰納斯與基督教

誠如上述，普羅泰納斯的神秘哲學中，精神世界的三種層次——「太一」、「知性」、及「靈魂」——類似基督教的三位一體：聖父、聖子、聖靈。基督教神學家把普氏的知性視同約翰福音中的「基督或邏格斯」，即三位一體中的第二位；上帝化身爲耶穌基督。如同基督或道一樣，普氏的知性是一項神聖的活動，一項世界的原則，亦爲多樣化萬物的基礎。這知性從事於兩項活動。於第一項活動爲向上的傾向，它思考上帝，沉思回歸上帝。第二項活動爲向外發展的潛力，趨向於底下的世界靈魂和更下層的物質世界。這兩種活動使知性變成了所有真實生存的全部。

普羅泰納斯以太陽比喻太一或上帝，援引柏拉圖把至善比喻爲太陽一樣，並以光的放射來比喻衍流的過程。光由中心向外放射，逐漸減弱，最後抵達物質世界，成爲完全黑暗。後來的基督教神學家採用普氏的例子，把上帝視爲自本自根的光源，其造物則按層次接受不同等級的光，分享光明。普氏亦認爲，物質世界是惡的源由，亦爲惡的自

¹² Ibid., pp. 545-6. 原文如下：

Our being is the fuller for our turning Thither; this is our prosperity; to hold aloof is loneliness and lessening. Here is the soul's place, outside of evil, refuge taken in the place clean of wrong; here it has its Act, its true knowing; here it is immune. Here is living, the true; that of today, all living apart from Him, is but a shadow, a mimicry. Life in the Supreme is the native activity of Intellect; in virtue of that silent converse it brings forth gods, brings forth beauty, brings forth righteousness, brings forth all moral good; for of all these the soul is pregnant when it has been filled with God. This state is its first and its final, because from God it comes, its good lies There, and, once turned to God again, it is what it was. Life here, with the things of earth, is a sinking, a defeat, a failing of the wing. (VI, 9, 9)

身。基督教神學的基本論調之一即為善惡之爭，也是上帝與撒旦之間的對立；這樣的對立也常用光明與黑暗之對立作為譬喻。

根據普羅泰納斯，一個人必須專心致志於上帝的沉思。人生追尋的最後階段乃是與太一冥合，以致終極真實存在的實現。普氏認為，最後階段乃是一種狂喜的經驗，是出神入迷的狀態，也是沉思的目的：靈魂要飛向上帝。但是，不同於基督教神秘主義，普氏觀念中與上帝的冥合的經驗並不是靠恩典，而是靠意志和理解長期努力的結果。即使如此，一個人仍然無法決定這樣的經驗何時會發生。所以，普羅泰納斯的思考方式乃是一種循環論證；上帝藉由衍流方式顯現自己，由單一性到多樣化，再藉由回歸吸引萬物回到他自己。在這樣的衍流和回歸的循環運動中，沒有一樣東西遺失。從基督教觀點來看，普羅泰納斯的神秘哲學並沒有個人生存的空間；換言之，個人在現實世界的物質生活並不重要。

普羅泰納斯的神秘主義哲學，可以說是整個希臘羅哲學和神秘教派最完整、最有系統的表達。而他的思想系統，再加入自己親自體驗的神秘經驗，成為真正哲學家的最高成就；他的所謂新柏拉圖主義，其實乃是希臘式的宗教救贖。這樣特色使新柏拉圖主義幾乎與基督教分庭抗禮。然而，他的哲學系統，儘管複雜精緻，卻未能與基督教形成對立的局面，主要原因是它缺乏歷史的精神和社會大眾的關懷。新柏拉圖主義所強調的知性之超越，乃是對於當時盛行的風氣——一個人在精神方面渴求——最佳反映和答覆：「那末讓我們飛返深愛的故鄉吧！」(Let us flee then to the beloved Fatherland! [I, 6, 8]) 這是針對當時動盪不安、民不聊生的羅馬社會最佳的建議。猶如奧德賽逃離女妖(Circe)海中女神(Calypso)的引誘，決心回到祖國一樣，對普羅泰納斯來講，祖國乃是一個知性、可理解的世界，亦即生活在上帝之中(I, 6, 8)。基督教之所以能夠在西元初四百年中迅速發展、擴張，終於成為羅馬國教及世界性的宗教，它根植於歷史事件的教義和它簡單易行的洗禮儀式，比新柏拉圖主義之神秘哲學與當時流行的神秘教派之繁複啓蒙儀式，產生了更為深感及廣泛的影響。

伍、結論

普羅泰納斯與二十一世紀的我們現代人之間超過了十七個世紀，中間存在着一條龐大的鴻溝；但是，人類的經驗，無論古今中外，皆有其神秘性及共同性。只要用心閱讀他的經典《九章集》(The Enneads)，我們不難發現我們內心深處有一陣回響；我們內心不僅感動，甚至覺醒。當我們閱讀時，若認為他的神秘經驗似曾相識，彷彿就是我們自己的經驗，覺得我們自己也曾經有過類似的經驗，這時我們不必感到訝異或驚奇。

有些學者認為普羅泰納斯可能知曉印度宗教的思想。的確，他的「上帝」(the One)觀念類似印度教信仰中的終極存在，稱作「婆羅門」(Brahman)，是宇宙的普遍意識，亦為永恆的「神靈」(Spirit)，統攝一切的存在或現實，又是無所不在；它是萬物的根源，「所有種子中的種子」。普羅提諾斯的「神聖理性或上帝之心」(the Nous)的觀念也類似印度教的「阿特曼」(the Atman)；此印度教的觀念意謂一個人的大我或真正自我，一個不具人格的自我，永不改變，從未誕生，從未死亡，是自行存在的。本質上，阿特曼

與婆羅門合而為一。印度教思想與表達是「非二元的」；外在自我與內在自我的存在是同一的，阿特曼是婆羅門，萬物是一個自我。

普羅泰納斯是新柏拉圖學派最佳詮釋者；他的神秘哲學與新約中約翰福音及保羅書信以基督為主的神秘主義論點同為基督教神秘主義的基礎。他的哲學對中古時期的基督教神學產生了重大影響。的確，他所描繪成的精神世界是一幅可以理解的知性世界，一個超越時空的真實世界；這精神世界含蓋著感官世界的原型，並且存在於上帝之心裏面。感官世界乃是神聖之心的映象，神聖之心又是上帝的映像。整個宇宙被視為一個龐大的有機體，被上帝的力量和羅格斯連繫在一起。因此，人類、萬物、和一切生存均被一股朝上帝方向的向心力所拉住。

參考文獻

1. 石敏敏著,《古代晚期西方哲學的人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7月。
2. 艾爾弗雷德·韋伯著,詹文滄譯,《西洋哲學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9月。
3. 柯普斯登(Frederick Copleston)著,傅佩榮譯,《西洋哲學史 I:希臘與羅馬》,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9年3月。
4. 章雪富著,《基督教的柏拉圖主義:亞歷山大里亞學派的邏格斯基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5. Abhayananda, S. *History of Mysticism: The Unchanging Testament*. Third (revised) edition. Olympia, Washington: Atma Books, 1996.
6. Ferguson, Everett. *Backgrounds of Early Christianity*. Third edition. Grand Rapids,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pp. 391-392.
7. Hadot, Pierre. *Plotinus or The Simplicity of Vision*. Translated by Michael Chas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8. Happold, F. C. *Mysticism: A Study and an Antholog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0, pp. 203-210.
9. Louth, Andrew. *The Origins of the Christian Mystical Tradition: From Plato to Deny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10. Plotinus. *The Enneads*. Trans. by Stephen MacKenna.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11. Tarnas, Rihard. *The Passion of the Western Mind: Understanding the Ideas That Have Shaped Our World View*.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1.